

让体育融于城市生活

——波士顿体育城市发展历程、经验与启示

茹晓阳¹, 王 成², 谭广鑫³

(1. 南京大学 体育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大学 体育部, 江苏 南京 210023; 3.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体育是城市现代性的表征, 体育融于城市生活实质上是体育与城市共生关系的具体展现。基于文献资料调研、逻辑推理与个案梳理等对波士顿体育城市建设进行分析。研究认为: 波士顿体育城市发展历经城市扩张期的体育传入与高校传播(1820—1890年)、产业转型期的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1890—1970年)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体育观念内化与认同(1970年至今)等3个阶段。城市社会变迁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资本引入与政企合营、公共空间开发中的居民参与及政府作为以及城市共同体塑造中体育反哺与双向互动构成波士顿体城融合的时代动因。以此为观照, 从营造居民体育与商业体育嵌入式发展的都市运动场景, 确立政府、市场及社会有机协同的城市体育治理逻辑, 推动居民需求与城市特征相契合的公共体育空间建设以及构建城市化进程中居民共同体感知与俱乐部文化认同等4个方面提出本土体育城市建设之倡议。

【关键词】 体育城市; 体育文化; 体育赛事; 文化认同; 波士顿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2)01-0113-10

DOI: 10.15877/j.cnki.nsic.20211012.001

随着城市社会来临及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 芒福德所述“城市容器”逐渐朝区域间经济、文化及公共机构的高度聚合体发展^[1]。在此过程中, 全球区域间竞争逐渐由国家转向城市, 以体育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共同成为全球城市排行位次与能级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 基于经济、文化及政治诸方面因素考量, 国家对于城市体育施以政策加码的推动措施。2014年, 国发〔2014〕46号文《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 各地市纷纷响应号召, 就城市体育发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并取得系列成效。然而, 当变革渐趋深入, 公共体育空间建设、本土赛事认同构建、体育参与场景营造等体育生活层面的问题日渐显现,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困扰本土体育城市建设发展的病理性症结^[2]。因此, 在对英国、美国及德国^[3-5]体育城市进行梳理分析后, 研究将视角转向单体的城市个案分析, 希冀通过具体城市的案例分析与特色比较进一步深化体育城市研究的实践议题。

波士顿(Boston), 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 全美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五大联盟6支职业体育俱乐部扎根于此, 且41次拿下联赛冠军; 1897年创立的波士顿马拉松赛是全球最古老的马拉松, 也是世界六大马拉松之一; 波士顿超过80%的居民喜欢步行^[6]、超过64%的成年人对至少一项体育赛事保持着狂热爱好^[7]; 媒体Sporting News评选全美最佳体育城市, 波士顿4次摘得桂冠, 是全美城市中获得冠军次数最多的城市^[8], 2020年福布斯杂志评选美国最佳体育城市, 波士顿位列榜首^[9]。波士顿体育城市建设缘何取得成效, 又遵循何种生成逻辑, 值得深入分析研究。据此, 研究采用纵向历时考察与横向理路梳理的分析

收稿日期: 2021-07-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TY041)。

作者简介: 茹晓阳(1997—), 男, 河南新乡人, 硕士生, 研究方向: 体育运动与城市发展。

通信作者: 王 成(1981—), 男, 安徽固镇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城市体育与体育发展战略。

框架,考察波士顿体育城市建设的阶段与历程、动因与经验等,进而为当下中国体育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思路与启发。

1 波士顿与体育融合的纵向历时考察与横向理路分析

纵览波士顿城市扩张期、产业转型期到后工业时代与体育的互动,体育的功能与意义经历了由闲暇娱乐到产业经济再到作为生活方式的范式演进。其间,体育与城市的融合互构不仅深刻改变了波士顿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规范与社群网络,还扩散至波士顿环境规划理念与公共空间建设层面,甚至重构了近现代波士顿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向,起到弥合乃至修复城市弊病的功效。透过体育在波士顿发展的历程表象,体育融于生活不仅包含经济层面的转型与升级、空间层面的集中与扩散,亦囊括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嬗变。一方面,工业革命与城市化促成人口高度的异质性,体育成为移民融入波士顿的有效方式并作为外来移民家庭的代际传承得以沿袭;另一方面,高校体育的生成扩散、居民之间的流动传播、商业资本的投资转场及公共空间的概念确立催生波士顿坚实的体育参与基础。不难看出,波士顿与体育融合的缘起、背景与路径无一不与其城市化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1 波士顿与体育融合的纵向历时考察

1.1.1 城市扩张期的体育传入与高校传播阶段(1820—1890年)

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波士顿城市化进程加速,1870年,其人口较1830年增长4倍,土地面积则扩大3倍^[10]。城市面积快速扩张与外来人口大量增长使城市发展陷入无序与混乱。因此,对自我约束、拼搏精神以及城市秩序的追寻,成为体育在波士顿萌发与流行的根本原因。

纵览波士顿体育的早期传播,高校在人才引进、品格培养、比赛举办与规则改进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826年,哈佛大学外籍教师查尔斯·福林率先将德国体操引入美国,并在哈佛主导建设全美第一个大学体育馆,同年,波士顿第一座公共体育馆开设,居民参与体操运动之盛况空前;1851年,英格兰人在波士顿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而后该组织在斯普林菲尔德市创办基督教学校(春田学院前身),该

校教师J·奈史密斯与学生W·G·摩根分别发明了篮球与排球运动;1852年,哈佛应耶鲁邀约在波士顿以北约180 km的温尼珀索基湖开展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校际划船比赛,之后两所学校不时相互邀约比赛,波士顿自18世纪延续百年的因“玩手球、足球、滚球将被罚款”的陈陋校规亦随风而去;1874年,现代美式橄榄球在哈佛对麦基尔大学的比赛中初具雏形,被赋予规则的橄榄球在保证对抗与趣味性的同时危险性大大降低,获得了大量体育爱好者的青睐。由此,哈佛通过体育与美国东北部高校建立起紧密联系,乃至为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创建提供了雏形。当学子毕业走向全美各大城市,体育为他们留下坚毅品格、忍耐精神与团队协作能力等不可磨灭的印痕。由此,体育不再被作为“荒废时间,沉迷享乐”的标志,身体活动伴随着勤奋务实、崇尚自由竞争的观念在波士顿盛行。

此后,休闲娱乐需求的弥散使波士顿成为“新式体育”诞生地,被封为美国国球的棒球运动,便是由波士顿地区的跑圈子(rounders)结合板球演变而来;1872年,波士顿通过投票成为全美第一座拨款修建游乐园的城市,至1889年,波士顿已拥有11座游乐场;同年,波士顿修建数座室外体育场,供居民消磨因休息日增加所腾出的空闲时间。此外,体育在高校的传播及社会中体育生活方式的流行使波士顿成为全美体育有组织发展的策源地。1885年,美国体育协会,即如今的美国健康、体育、休闲和舞蹈联盟在波士顿召开成立大会;1889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美首届体育大会在波士顿召开,商讨如何使体育与时代发展融合之问题。在此期间,体育被赋予了强健体魄、磨练意志的含义,“干净的体育活动”(Clean Sport)亦被提出,用以缓解暴力、赌博等问题对于城市与体育的伤害^[11]。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波士顿大致遵循自生型城市体育发展道路,呈现出从上至下,却也扎根于居民生活的城市体育发展态势。

1.1.2 产业转型期的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阶段(1890—1970年)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进化密切相关,相辅相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文化创意和休闲娱乐、技术创新和高端服务为主的新兴产业在新英格兰地区崛起,产业转型构筑起波士顿体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并造就多样的城市体育发展进路。这一时期,

以职业与商业化为特征的城市体育显示出“产业为主,三方合力”的样态。

首先,波士顿体育沿袭自下而上的发展传统。1891年,首次篮球比赛在波士顿附近的斯普林菲尔德举行,旋即成为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的表演项目;1896年,全美首次排球比赛在波士顿附近的霍利约克举行;1897年,波士顿组织起第一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并延续至今。这些新型体育项目在民间的发明与创新结合了美国本土文化,在普及操作层面具有体操等运动形式所不具备的、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得到众多居民拥护参与的体育运动需要

得到规范,体育从业人员、体育俱乐部乃至更富专业性的体育商业联盟渐渐形成并构建起美国特有的“职业体育联盟”制度。

其次,1890年,有轨电车的普及使波士顿郊区化进程加速^[10]。基于此,商业资本纷纷寻求退出城市中心并在郊区开拓新的投资路径,力将波士顿人的休闲娱乐需求与体育相结合。1901—1959年,全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球队悉数入驻,波士顿成为全美最早拥有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的城市之一。郊区围绕体育的场馆建设、商圈营造及运营维护等投资与消费成为波士顿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表1)。

表1 波士顿体育俱乐部的成立时间、主场、成绩及著名事件

Tab.1 Boston Athletic Club's Founding Date, Home Stadium, Achievements and Famous Events

赛事/球队名称	时间	主场/赛址	成绩/著名事件
波士顿马拉松	1897	由霍普金顿到科普来广场	历史最悠久马拉松;全美首次允许女性参与;高难度的赛道;跑者平均水平最高的马拉松
波士顿红袜	1901	芬威球场	9次全美冠军;打破贝比鲁斯魔咒、挑战不可能的梦想
波士顿棕熊	1924	北岸花园球馆	6次赢得斯坦利杯;创始六队之一
波士顿凯尔特人	1946	北岸花园球馆	17次全美冠军;八连冠;黄绿大战(与洛杉矶)
新英格兰革命	1995	吉列体育场	1次全美冠军、5次亚军;
波士顿加农炮	2001	哈佛体育场	2次全美冠军
新英格兰爱国者	1959	吉列体育场	6次全美冠军;2007年全胜赛季;联盟最长连胜纪录
高校体育	——	——	4所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会员;豆锅锦标赛

最后,体育在波士顿的环境修复与城市转型计划中同样发挥着独特作用。19世纪末,波士顿成立“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督建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the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工程,用以修复环境并提供回归自然的栖息与锻炼场所^[12]。20世纪50年代,波士顿开始向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转型,重建休闲娱乐设施及鼓励参与休闲娱乐的建议被采纳。绿化城市道路、提倡自行车出行、修葺公共空间等措施帮助波士顿提升了城市活力,吸引了高素质人才留居此地,居民也开始主动参与体育比赛消费、绿色出行及购买体育赛事周边产品等活动。在市场踊跃投资、居民积极参与及政府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波士顿平稳实现了城市的产业转型与再次发展。

1.1.3 后工业时代体育观念内化与认同阶段(1970年至今)

城市社会进化的最高层次即是人类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它包括观念的更新,

也包含行为方式的更迭。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以服务业崛起及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将深刻影响居民的行为方式,也会直接改变城市生活的日常^[13]。

具体而言,一方面,州际高速公路、汽车、电脑及远程通话技术的日趋成熟使地理位置的临近优势相对削减,与之相伴的必然是城市中产阶级对故土的依赖程度降低。由此,体育承担起增强城市认同的作用——正如电影《心灵捕手》中主角威尔与桑恩聊到波士顿红袜队便一见如故那样,体育成为故土的代名词,通过参与体育节庆获得对现代城市的认知与认同,彼此的关系亦得到确立。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在观念层面逐渐演变为一种涉及公平、权利乃至性别的深刻议题。有批评家指出政府应修建更多的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并将其免费提供给公众,否则,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瓦解与居民体育参与热情的降低将消解社会公平。此外,1970年之前,波士顿

马拉松每年参与人数不过数百人,但女权主义的第二波浪潮成为马拉松发展的利好因素,首位女跑者凯瑟琳·斯威策(Kathrine Switzer)超越了性别偏见,用自己的亲身实践阐述体育在与经济、教育的联结之外,与城市社会产生互动的全新方式。至1970年,波士顿马拉松参赛人数突破千人,而1996年,波士顿马拉松参赛人数达到38 709人,相较于1970年增长32倍^[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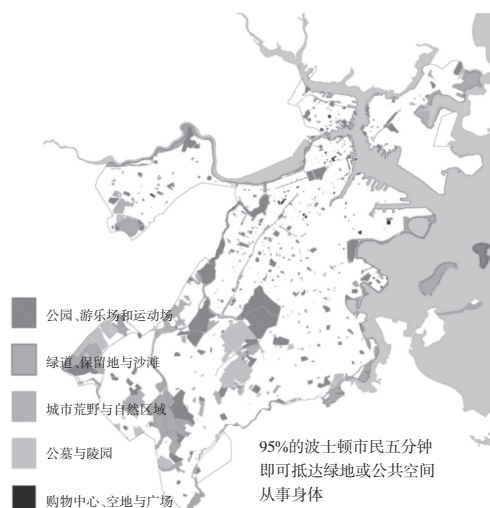


图1 波士顿现有开放空间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Open Spaces in Boston

注:资料来源于《Imagine Boston 2030》规划中Open Space章节“Existing Open Space”^[15]。

观念的变革渗透到城市规划层面,20世纪60年代,基于“技术—经济”权利的理性主义城市观表现出对人的权利的侵害与对人的异化。因此,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得修复城市肌理、改善生态环境和塑造人文城市的规划理念被现代城市所普遍推崇,波士顿开始推行“适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义”。GIS地理信息系统及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辅助下,波士顿道路网络、交通资源、公共空间得到全方位整合。时至今日,16.7%的波士顿居民步行或骑行上班,与华盛顿并列全美第一^[16];95%的居民步行5 min可达绿色公共空间,由此,城市与人通过体育而产生联系,波士顿也成为全美最适合步行的城市之一(图1)。

体育不仅在生活层面影响波士顿的发展,文化层面的体育传统亦持续构建起居民、体育与城市的“共同体感知”。2004年,当波士顿红袜打破贝比鲁斯魔咒,拿下阔别84年的世界大赛冠军后,来自波士顿及新英格兰地区的320万居民走向查尔斯河

沿岸参加冠军游行,共同庆祝体育为城市带来的荣耀。2013年,当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Boston Strong”的声援则流传于网络空间,继续奔跑也成为波士顿人民表达对美好生活向往及热衷的最好方式。由此,波士顿及其居民之间通过体育建立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之特质愈发鲜明。

1.2 波士顿与体育融合的横向理路分析

1.2.1 城市社会变迁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移民数量上升、基础设施完善及文化消费增长,波士顿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其间,城市化进程对于城市生活的改变不仅局限于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也体现在劳动消费、人际交往及精神生活观念嬗变等层面。就体育而言,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为人带来弊病与福祉的同时,也作用于体育,使其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融于城市之中。

一方面,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波士顿移民数量急速膨胀,高度的人口异质性特征致使城市隔离冲突的不断发生,干扰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行,为体育的发展提供心理动力。其间,沃斯(Louis Wirth)在其著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中指出,工业与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不同国籍、文化背景的人群密集接触,将自发产生理性、自利、保守、专门化,但具有包容精神的“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克劳德·S·费希尔(Claude S. Fischer)则在批判性吸收沃斯的观点后提出,城市发展的规模、高度的异质性为多元文化提供共存可能性的同时,日益频繁的流动与聚合也将生成某些亚文化并使这些亚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进而扩散到居民生活之中,演变为城市生活的常态^[17]。这显然也为体育在城市流行提供了另一种维度的解释——当移民渐次增加与文化输入持续酝酿,基于体育的同好内聚式地从高校及有闲阶级扩散至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体育这一“亚文化”随着闲暇时间增多与职业联赛扩张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并融入城市居民的日常,演化为城市社会普遍提倡的事物并内化于人们的自发行为和价值观念之中。

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带来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公园、小径、河流等城市公共空间在保持生态完整性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汽车、地铁等使人得以“逃离”拥挤的市中心,引发了城市郊区化现象,开启大型运动场馆在郊外投资的热潮。

19世纪80年代,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则改变了居民的消费观念与资本市场的投资理念。以娱乐休闲为代表的文化消费不断增长,倒逼资本市场对体育增加投入,以便生产出更优质的体育产品来供给消费。由此,以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为代表的波士顿体育竞赛表演这一“传统行业”在全美电视直播、视频精彩回放等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再次焕发生机。值得一提的是,在波士顿2016年开展的“Bike Date”计划中,以GIS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据结合为代表的技术通过路线规划、网络改善、资源配置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波士顿人“以车为主”的传统,成功推广了绿色健康出行的生活方式。

1.2.2 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资本引入与政企合营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以体育运动为例揭示城市社会观念的嬗变。19世纪,受传统清教思想的影响,节俭、禁欲仍是城市文化的主流思想,体育等休闲娱乐活动职业与产业化趋向步履维艰。然而,以产业分工为特点的现代经济逐渐崛起,理性思想渗透到波士顿现代体育活动的各个层面,其中,职业化与专业化倾向使体育成为一种潜在产业。1920年伊始,波士顿陷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从城市撤离或衰退,而新兴产业又后继乏力的困境。受益于此,全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数十年间纷纷进驻波士顿,波士顿体育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时至20世纪中期,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资本寻求超额利润与城市空间有限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资本逐渐对居民城市生活施加压迫与异化,使人失去日常生活的知觉^[17]。然而,对未来的乐观、对科学的崇拜、对效率的信心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使人们并不期待城市的颠覆,而是渴求变革的到来^[12]。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并不满足于将城市仅仅视为赚取经济利益的场所,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主张“城市文化、人的多样性以及人的多样需求都需要在城市中得到充分发展并体现出各自的特性”。列斐伏尔提出以“游戏的城市”抵牾空间规划与再生产中资本力量的魅影,并主张政府通过对财政、税收以及土地的绝对支配保障居民生活。此时,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动力由生产转向消费,而人才对于城市环境的需求也不仅限于经济环境,而是对城市规划、城市风貌有

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基于此,波士顿市政府着力于通过体育塑造城市特征,吸引高级人力及商业资本从而实现城市增长。在此期间,波士顿在城市层面开始与企业广泛合作。如《Go Boston 2030》公共交通计划便与Blue Cross Blue Shield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开启Blue Bikes桩式自行车及自行车专用道路修建;此外,波士顿通过城市层面的总体规划《Imagine Boston 2030》后与当地公司合作启动一系列诸如公共绿地改造计划、提倡步行及自行车出行及为下一代修建滨海公园等措施,为居民构建出包括波士顿“翡翠项链”公园绿道系统及郊区户外体育游乐设施的城市体育场景圈层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波士顿完成由全美最不适合骑行到最适合骑行城市的蜕变,而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体系之完备亦可使95%的居民步行5 min即可到达绿化公园进行跑步、娱乐等活动^[15]。

1.2.3 公共空间开发中的居民参与及政府作为

公共绿色空间的修建与完善是波士顿公共体育资源有效利用与多样开发的核心,亦是其居民体育综合发展策略的重要表现。需要注意的是,其规划与实施不仅依赖政府政策保障,亦在于居民参与并推动相关法律制定。19世纪末,随着物质基础的改善及生态环境的恶化,波士顿居民开始热衷于讨论系统性建设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的可能性。1892年5月,“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理事会”成立,州政府责成该机构“考虑在波士顿及其周边城镇设立大量为公众使用的开放空间(Open-Space)的合理性”。随后,波士顿市政厅邀请纽约中央公园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朗(Frederick Olmsted)操刀设计并进行整体规划,历经数十年最终形成以绿地步道及滨海公园为核心的波士顿公园系统^[12]。

此外,在整饬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所兴起的高速公路建设与清除贫民窟、“造城”与“拆城”并行的城市更新计划后,拒斥千城一面,提倡城市复杂性与注重日常生活的城市设计理念得到重视,可达性或者说适合步行尺度的都市主义成为波士顿城市设计的主流思想,北美城市亦开始践行由“为车服务”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其间,居民参与、发展控制等新手段得到运用,温和、渐进式的指导思想体现在2015年波士顿市政厅制定的《Imagine Boston 2030》计划中。这份15 000余居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公共空

表2 《Imagine Boston2030》规划方案中的体育措施
Tab.2 Sport Program in the《Imagine Boston2030》Planning Scheme

层面	愿景与目标	参与部门	资金来源
公共空间	居民5 min可达公共空间;修复、改善体育设施、将森林体系连接至海岸、修建滨海公园、改善无障碍设施帮助残疾人出行、利用公共空间创造儿童友好环境;修建冬季户外运动设施。	规划与发展局;街区、水利委员会	市、州及联邦财政支持;其他
交通	修建城市步道,鼓励步行;增加骑行车道里程鼓励骑行通勤;增设共享自行车站点与投放数量;对经济困难者给予骑行补贴。	街区;规划与发展局;市长办公室	市、联邦财政;City Operating;其他
健康	通过营造运动场景改善城市运动环境,提高居民参与运动的概率;功能混合、高效紧凑地利用土地,增加步行性。	规划与发展局;住房管理局	——

注:根据《Imagine Boston 2030》中Open Space, Transportaion, 及Health章节附录整理。

间的章节指出,未来要使波士顿全体居民步行5 min便可到达绿化公园进行跑步、娱乐等活动^[15]。而在其他方面,为下一代打造滨海公园以支持休闲娱乐活动;推广自行车运动以减少污染、改善气候;混合使用土地以丰富居民步行体验等措施在《Imagine Boston 2030》总体规划中被纷纷采纳,以期得到有效地贯彻与落实(表2)。

1.2.4 城市共同体塑造中体育反哺与双向互动

1959年,英格兰爱国者队落地波士顿后,波士顿成为全美第三座同时拥有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球队的城市。其后凯尔特人八连冠、红袜的逆转壮举、爱国者的拦截逆转与波澜壮阔的超级碗加时赛纷纷上演,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渐渐成为波士顿的城市象征,其社会影响持续扩大。而当波士顿马拉松走过百年历史,并在2013年遭遇恐怖袭击后,“Boston Strong”的口号则通过网络从爆炸现场传遍整个互联网世界,成为近年来象征波士顿城市马拉松的标志性口号。

居民对波士顿职业体育俱乐部和体育赛事的心

理认同并非仅仅来源于观赛体验或参与感知,而是与体育赛事常年不断、职业体育俱乐部坚持不懈地参与城市当地公益事业密不可分(表3)。换言之,正是职业体育俱乐部和体育赛事的这种有意识的反馈和回顾,强化了波士顿居民的体育认同,进而逐步塑造了基于城市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意识。由此,波士顿居民与当地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建立起“共同体”概念,使得球队成绩即便蛰伏近百年却依然拥有大批拥趸。

需要强调的是,职业体育在商业资本力量介入并得到长足发展之后,起到了重塑波士顿居民体育观念的作用。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了体面、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提倡的事物并内化于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观念之中。由此,波士顿居民掀起参与体育运动的浪潮,波士顿马拉松在20世纪70年代的快速发展、1965年首次举行并延续至今的查尔斯河帆船赛、BeanPot锦标赛等校际对抗赛事在波士顿地区的火热都间接得益于此。

表3 波士顿赛事及体育俱乐部融入城市社会的具体举措
Tab.3 The specific measures taken by Boston events and sports club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球队名称	公益事业参与举措
波士顿凯尔特人	成立三叶草基金会;投资240万美元帮助儿童接受教育、修建图书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翻新社区;为军人提供免费观赛门票;为儿童提供走上球场的机会。
波士顿红袜	成立红袜基金会;提倡通过体育进行跨文化、种族交流;奖励献血者;邀请社区团体参观芬威球场;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为残疾人提供经济援助;宣传滥用药物危害。
新英格兰爱国者	成立基金会、定期召开主题会议募集慈善资金;新冠肺炎疫情中捐助口罩等医疗物资;为新冠肺炎疫情医护人员提供免费观赛机会;反种族主义;为无家可归者提供衣物及食物。
波士顿棕熊	成立非营利组织;在球迷群体中发起慈善捐款用于改善英格兰地区儿童及贫困家庭生活水平;针对特定行业的“主题之夜”;为社区提供体育运动及健康生活帮助。
波士顿马拉松	成立慈善机构,会员包括棕熊基金会、爱国者、三叶草基金会等;通过志愿者计划建立比赛与社区之间的联系;邀请学生参与马拉松等(至今已有35 000参与者受益)。

注:数据源于上述俱乐部、赛事官网。

2 何以可为:波士顿体城融合的镜鉴启示

城市不是自在之物、凭空产生,而是人、事、物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城市生活实质上指向城市社会中异质性群体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及政治生活的连结与总和,而城市化进程亦不仅指向人的客观存在被纳入其经济、文化系统的简单操作,更是一系列关于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特质被逐渐强化的过程。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体育通过城市生活方式更新向下渗透着居民的行为习惯与思想观念,进而由下至上重塑了波士顿的空间地理、产业结构。观照本土现实,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市场经济、产业发展和商业化原则的普及使得基于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社会正在中国本土逐步发育。换言之,随着中国城市社会愈发开放、公平、团结及恪守契约,城市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与居民生活亦会得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孕育和发展,而体育这种凝聚“Sportsmanship、Fair play 以及 Teamwork(费孝通语)”价值内核的全新普世性文化,必将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广泛传播与整合。尽管中美城市的演变历史、文化传统、体育生态虽有所不同,但波士顿体育与城市融合的历程、经

验乃至教训至少可以在以下4个层面对本土体育城市发展带来启示。

2.1 营造居民体育与商业体育嵌入式发展的都市运动场景

实践证明,体育场馆、都市娱乐休闲设施和各种居民体育组织的不同组合会形成富有体育特色的“都市场景”,而都市体育场景又毫无疑问蕴含着特定的、带有城市体育色彩的文化价值取向(图2)^[18]。从微观层面考量,将居民体育与商业体育相结合进行都市运动场景的打造,能够通过“文化资本”促发城市体育的更新与激活;就宏观层面审视,以居民体育及商业体育为核心的文化场景,一方面,可缓解城市化进程“后劲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亦可为中国后工业城市特色培育与气质生成提供全新路径。据此,本研究将体育场景概念发展为一般性社区生活体育场景、过渡性休闲娱乐体育场景与特殊性职业消费体育场景,以期助力居民体育与商业体育的嵌入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参考波士顿城市体育的融合历程,如何将数字化、智能化及智慧化理念运用于城市体育场景之中,值得权衡利弊,深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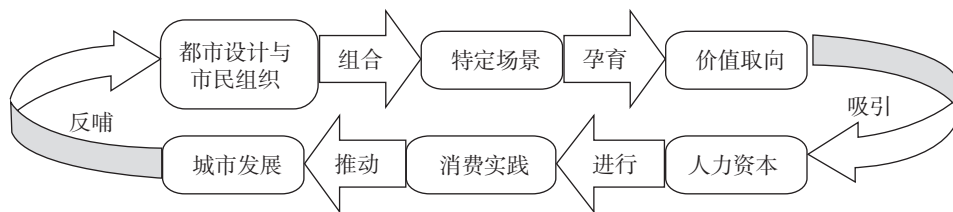


图2 场景理论促进城市文化消费与城市发展的具体路线

Fig.2 The specific route of scene theory promoting urban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口空间流动性降低的前提下,通过规划社区专属高品质体育空间,以网络直播、线上教学等模式推动体育与周围区域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体运作,联动发展的体育活动现场。应用5G通信技术、大数据及互联网+积极探索体育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创及健康消费等场景的融合应用,以此构建生活、休闲、娱乐及社交等智慧化场景体系,推进线上与线下服务深度融合,提升消费者体验,进而吸引高素质人才留居^[19]。

第二,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规划整合现有体育设施的协调程度,可以从时间、空间层面增加现有供给并提供不同于以往的体育体验。如将生态区、公园、水域通过新建步道串联的方式打造以公园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级休闲场景体系,通过构建

5~10 min步行运动圈的方式提升居民参与运动的便利程度,进而激发居民参与体育的热情;亦可在整个城市范围内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形成以郊区为核心的体育旅游节点,实现体育、旅游与休闲的深度结合,进而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体育需求、家庭生活需求与城市生活需求之间架起桥梁。

第三,主管单位与财政部门应打破壁垒通力合作,进一步完善、修订本土职业体育俱乐部与体育赛事引进的资助配套措施。如增加对于不同项目低、中、高级别本土体育赛事的附加条款、奖励条款、激励条款;采取税收优惠、资金扶持、提供场馆所需土地等措施激励以城市命名的职业俱乐部,通过此举聚焦职业体育发展、扶持体育俱乐部生存,进而形成以观赛体验为特征的职业体育消费场景,吸引体育

爱好人群进行文化消费,间接提升城市生活的舒适性与美誉度。

2.2 确立政府、市场及社会有机协同的城市体育治理逻辑

纵览波士顿体育城市发展历程,政府规划、市场投资与社会参与任意一方的“绝对支配”都会导致居民生活“被排斥于城市中心与城市运行之外”。由此观之,如何汲取域外经验并根据城市化进程、社区制转轨等中国城市体育特定的时空条件与历史进程生成符合居民需求的城市体育治理逻辑,成为实现本土体育城市融合发展必须反思的重要议题。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要,理念先行,推进本土城市在体育治理思想层面的转变,优化职能,提倡共治、共建、共享的城市体育治理理念,发挥体育及相关行政部门在保障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各类体育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的作用^[20]。而在社会参与及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中,推进各级运动项目协会的“脱钩”和“实体化”,减少不必要监管与直接干预,从而整合、释放各方能量形成合力,取得城市体育在产业经济发展、体育文化培育、城市品牌塑造等层面的成效。二要,维系以体育产业政策规划为主要调控手段的体育产业宏观管理机制,让市场在法律界限之下拥有更多主动性、流动性。在此基础上,使市场在运动健身自发化与休闲化背景下对老、中、青、幼等差异人群做出细分;对不同运动习惯人群归类。三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现实、政策导向与本土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体育行业面临巨大危机,然而“双减”与“限游”政策出台使城市体育持有“危”中寻“机”的潜在可能;另一方面,体育参与主体由单位到社区的转轨赋予体育基层组织自主支配资金并开展各项社区赛事活动的权限。因此,应以“有为政府”之力量引导、调节、整合市场供给并在此过程中多元化公共体育资源配置^[21]。而在满足个人对于观赛体验、体育场景与体育消费等多元需求的同时,政府亦应兜底城市范围内社区、学校与家庭对于休闲娱乐、体育教育以及生活质量的迫切需求,从而保障本土城市对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成分,防止市场失效、政府失位、社会失灵的状况发生。

2.3 推动居民需求与城市特征相契合的公共体育空间建设

“城市空间的体育化”使得非正式的户外体育

锻炼正成为现代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这种理念恰好与简·雅各布斯(Jacobs.Jane)所倡导的城市规划中将人行步道、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活力的象征相契合^[22-23]。因此,由本土城市体育中“广场舞”“暴走族”及“夜跑者”的异军突起着眼,不难看出城市居民对公共场所及体育空间需求的“行先于言”。具体到本土实践,城市化快速进程中,土地的稀缺性使体育设施建设的措施难以为续^[24]。

就体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多元开发而言,应根据群体需求与本土禀赋进行规划。一方面,针对一般性的身体活动需求,充分利用“蓝绿空间”等现有资源,在森林植被覆盖较多的城市,不仅要城市森林作为景观,更要将其作为体育休闲活动的属性通过建立步行小径、设立完整路标、构建步行路网等方式挖掘出来;而在滨水城市中,则应充分利用河流、海洋等资源开发游泳、赛艇、划船及冲浪等各色运动资源,以普适的自然资源缓解体育空间的一般性需求。另一方面,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商业化运营可以针对体育运动的特殊性需求进行开发以求推陈出新。如近年来,深圳核心商业区中的“露天球场”“地下场馆”、哈尔滨郊区山地滑雪、成都地区户外越野及山地攀登等因时、因地制宜的资源布局均已渐次形成产业链条,并承担起满足高阶体育需求的功能。

在体育资源开发中的城市决策层面,居民代表与专业人士参与理应作为公共绿色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参与从构思到论证至决策的全过程^[24]。居民代表能够发出底层声音,使得公共绿色空间体育资源的规划成为城市各阶层所共有的场所,而非雅各布斯所提及“城市中大人物的规划魔法对居民生活的推搡与征服”。专业人士的参与则能够在整个过程中对城市自然资源与人造环境进行优化整合,从而最大程度上高效利用现有资源。总而言之,通过居民代表与专业人士参与相结合的城市空间体育资源多元开发,其有效规划与审慎设计不仅能够将城市绿色空间的体育属性发挥到极致,其集体意志也将显示出城市以人为本的内在核心与价值属性。

2.4 构建城市化进程中居民共同体感知与俱乐部文化认同

在美国,伴随工业化而来的跨国人口流入导致

城市异质性,基于个体差异的社会秩序尽管通过复杂劳动分工使人群聚合并进而产生新的多样性与文明样态。但回归于现实却如涂尔干所言,“物理距离的拉近反而促使社会距离的远离,人们尽管拥挤却更容易在大城市的声色犬马中迷失,隔离、冷漠。”^[10]回顾我国城市化进程,早期对于社会融入及城市认同的无意忽略则使普通民众对城市社会产生隔绝疏离之感。在此背景下,体育与城市融合意味着发挥体育“纽带”与“焊接剂”的功能。

基于此,政府、市场及社会应三方合力、跨界整合,完善体育基础设施体系并扶持民间体育组织如体育公益组织、企业球队、社区体育社团及高校体育俱乐部等,整合社会资源与居民需求。一方面,通过场地供给、社区赛事等形式为身处不同阶层的居民提供平等参与体育的条件并进行社会互动,进而使城市社会中形成一种开放进取、平等互助的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社会隔离与心理疏离。另一方面,引导、激励体育俱乐部、体育志愿服务组织等社群构建起城市与个人相连接的社会联结形式,通过慈善赛事、社区帮扶、学校授课等形式使居民在参与中获得一种有效参与城市生活的体验感,进而形塑共同体感知。认同作为一种感性认知,通过竞技体育特有的“敌我”二元对立能够得到天然地激发。因此,通过发展具有城市印记的职业联赛或与城市特质相符合的标志性赛事,无疑能够构建起城市居民对球队或赛事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印记,从而使民众对于运动项目的热爱直接转嫁至对城市的认同当中。对此,国内部分城市已开始尝试、试点,深圳及成都等近年来人口净流入较多之城市相继出台政策,凡是冠名城市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将按照项目类别、赛事等级、赛事规模、赛事影响力等指标划分,最高可给予2 000万元补贴。

体育文化与城市认同之塑造绝非行政规划干预数载便可得来,而是通过数十年的扎根形成城市与赛事或俱乐部的紧密联系后方显成效^[25]。由是观之,城市在体育赛事引进时需格外注意城市特质与项目文化的契合,从而使居民通过参与经典赛事的方式培育与嵌入,渐进地生成身份归属与情感认同。

3 结语

就全球体育城市版图布局而言,不同国家和国

情背景下体育城市发展呈现出相异的实践样态,其建构路径和动力基础虽存在差异性,但亦有相似处。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的共有语言,不仅是促进居民身心健康、消解区域社会矛盾、弥合心理文化隔阂的有效手段,也是形塑城市特色类型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动因。波士顿基于城市体育传统及文化消费转向所开启的体育城市建设融入城市发展轨迹,从而完成社会经济转型、消费场景营建及城市共同体感知塑造的过程,为体育城市发展奠定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实践进路。当下的中国体育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在特色赛事引进承办、培育居民体育消费习惯以及市政部门强势推动政策落地等方面,本土城市无疑面临大好机遇。在此基础上,认真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城市体育融于生活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得失,并借此汲取有效经验,反思差异利弊,助力本土体育城市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2] 王成,张鸿雁.体育城市本土创建的社会病理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3): 24-28.
- [3] 王成,张鸿雁.英国体育城市创建的实践、成因与启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6): 24-30.
- [4] 王成,张鸿雁.美国体育城市的类型特征、创建成因与本土启示[J].体育科学,2015,35(10): 82-89.
- [5] 王成.体育城市创建中的德国经验与中国镜鉴[J].中国体育科技,2018,54(2): 40-50.
- [6] CITY OF BOSTON.Analysis of Needs: Community Open Space&Recreation[EB/OL].(2021-04-13).https://www.boston.gov/environment-and-energy/open-space-and-recreation-plan-2015-2021.
- [7] NIELESN.Most sports-obsessed u.s.city columbus, oh[EB/OL].(2008-10-01).https://www.nielsen.com/us/en/insights/article/2008/most-sports-obsessed-us-city-columbus-oh/.
- [8] 陈林华,薛南,王跃.欧美体育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体育与科学,2011,32(2): 18-22.
- [9] FORBES.America's Best Sports Cities2020[EB/OL].(2020-07-17).https://www.forbes.com/sites/christinasettimi/2020/07/17/americas-best-sports-cities-2020/.
- [10] 约翰·J·马修尼斯,文森特·N·帕利罗.城市社会学:城市与城市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11] 熊欢.城市化与市民体育的兴起——美中城市体育发展之比较[J].体育科学,2008(1): 13-21.
- [12] 侯深.自然与都市的融合——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建设与启示[J].世界历史,2009(4): 73-85.
- [13]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

- 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 [14] B.A.A.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Years[EB/OL].(2021-03-01).<https://www.baa.org/races/boston-marathon/results/participation>.
- [15] CITY OF BOSTON.Imagine Boston2030[EB/OL].(2021-07-18)<https://www.boston.gov/departments/mayors-office/imagine-boston-2030>.
- [16] CITY OF BOSTON.Boston Bikes[EB/OL].(2021-08-07).<https://www.boston.gov/departments/boston-bikes/bike-data>.
- [17] 张俊.都市生活与城市空间关系的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0(4): 51-58.
- [18] 丹尼尔·亚伦·西尔,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19] 沈克印,寇明宇,王戡勋,等.体育服务业数字化的价值维度、场景样板与方略举措[J].体育学研究,2020,34(3): 53-63.
- [20] 任海.中国体育治理逻辑的转型与创新[J].体育科学,2020,40(7): 3-13.
- [21] 刘望,王政,谢正阳,等.新时代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供给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0,34(2): 73-80.
- [22] 何金廖,张修枫,陈剑峰.体育与城市:德国城市绿色空间与大众体育综合发展策略[J].国际城市规划,2017,32(5): 44-48.
- [23]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24] 陈元欣,何开放,杨金娥,等.我国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0,34(5): 41-47.
- [25] 王宏江,王永顺,刘爱玲,等.体育文化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研究——以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为例[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4): 112-120.

作者贡献声明:

茹晓阳:收集、整理材料,撰写、修改论文;王成:提出选题,修改论文;谭广鑫:收集城市案例资料,提供论文思路。

Let Sports be Integrated Into City Life:

The Cours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Boston Sports City

RU Xiaoyang¹, WANG Cheng², TAN Guangxin³

(1.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3.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Sports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urban modern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to urban life i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cities.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logical reasoning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Boston sports city.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oston sports city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ports introduction and university dissemination in urban expansion period (1820—1890s), sports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industrial transition period (1890—1970s), and internal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ports concept in post-industrial era (1970s—present).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urban social change, capital introduction and government-enterprise joint venture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in public space development, and sports feedback and two-way interaction in shaping urban community constitute the driving forces of Boston city integration. Therefore, it has been proposed to construct domestic sports citie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building urban sports scene embedded with public sports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city sports management logic integrated with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space that meets the demand of city residents and the city features, and cultivating residents' community identity and club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sports city; sports culture; sporting events; cultural identity; Boston